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五色石
第四卷 白鈞仙 投崖女捐生卻得生 脫梏囚贈死是起死

激濁李膺風，攬轡陳蕃志。安得當年釋黨人，增長賢良氣。千古曹娥碑，幼婦垂文字。若使香魂得再還，殊快今人意。 右調《卜算子》

古來最可恨的是宦豎專權，賢人受禍。假令蕭望之殺了弘恭、石顯，陳仲舉、李元禮殺了張讓、趙忠，李訓、鄭注殺了仇士良，又使劉蕡得中狀元，陳東得為宰相，豈不是最快人心的事？古來最可恨的又莫如嬌娃蒙難，麗女遭殃。假令虞姬伏劍之時，綠珠墮樓之日，有個仙人來救了，他年項王不死，季倫復生，再得相聚，又豈非最快人心的事？如今待在下說一個絕處逢生的佳人，再說一個死中得活的賢士，眾位一一聽。

話說成化年間，陝西紫陽縣有個武官，姓陸名世功，由武進士出身，做到京衛指揮。妻楊氏，生一子一女，子名逢貴，女字舜英。那舜英自幼聰慧，才色兼美，乃兄逢貴卻賦性愚魯，目不識丁。舜英自七歲時與哥哥在後園魚池邊遊戲，逢貴把水甌向池中取水玩耍，偶然掀起一條小白蛇，長可二寸，頭上隱隱有角，細看時，渾身如有鱗中之狀。逢貴便要打殺它，舜英連忙止住道：「此蛇形狀甚異，不可加害。」奪過甌來，把蛇連水的傾放池裡。只見那蛇盤旋水面，忽變有三尺來長，跳躍而去。

舜英道：「我說此蛇有異，早是不曾害他。」逢貴也十分驚訝。

過了一日，舜英正隨著母親在內堂閒坐，丫鬟傳說外邊有個穿白衣的道姑求見夫人、小姐。夫人聽了，便教喚進。不一時，那道姑飄飄然走將進來，你道她怎生模樣：

頭戴道冠，手持羽扇。渾身縞素，疑著霓裳舞裙；遍體光瑩，恍似雪衣女子。微霜點鬢，看來已過中年；長袖飄香，不知何物老嫗。若非天上飛瓊降，定是雲邊王母來。

夫人見她儀容不俗，起身問道：「仙姑何來？」道姑稽首道：「貧道非為抄化而來，因知貴宅小姐將來有災難，我有件東西送與她佩帶了，可以免難消災。」說罷，袖中取出一個白玉鈞來，遞與舜英道：「小姐好生懸帶此鈞，改日再得相見，貧道就此告辭了。」夫人再要問時，只見那道姑轉身下階，化作一陣清風早不見了。夫人與舜英俱各驚怪不已。細看那白玉鈞，澄澈如冰，光瑩似雪，皎然射目，真是可愛。夫人對舜英道：「這道姑既非凡人，你可依她言語，將此鈞佩在身邊，不要遺失了。」舜英領命，自此把這玉鈞朝夕懸帶，不在話下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過了五六年。舜英已十三，一發出落得如花似玉。哥哥逢貴已娶了一個岳指揮家的女兒為室，舜英卻還未有姻事。有個姑娘叫做陸筠操，是父親同胞之妹，嫁在白河縣任家，不幸早寡，生一子名喚任禧，字君芳，年長舜英三歲。

筠操最愛內姪女舜英才貌，意欲以中表聯姻，卻反嫌自己兒子才貌不及舜英，恐未足為舜英之配，故爾躊躇未定。不想舜英到十四歲時父母雙亡，陸逢貴守過了制，謀幹了一個京衛千戶之職，領了舜英並妻子岳氏一同赴任。

到京之後，逢貴專意趨承權勢，結交當道，因此雖是個小小武官衙門，卻倒有各處書札往來，頻頻不絕。逢貴自己筆下來不得，要在京中請個書記先生，有人薦一四川秀才到來。那人姓呂名玉，字瓊仙，蜀中梓潼縣人氏，年方二十，負才英邁，賦性疏狂，因遊學到京，也要尋個館地讀書，當下就應了陸逢貴之聘。逢貴便把一應往來書札都托他代筆，呂玉應酬敏捷，不假思索，逢貴恐怕他草率，每每把他所作去請問妹子舜英，直待舜英說好，細細解說了其中妙處，然後依著妹子言語，出來稱贊呂玉幾句。呂玉暗想道：「此人文墨欠通，每見吾所作，初時讀不斷、念不出，茫然不解其意；及至進去了一遭，便出來說幾句在行的話，卻又極曉得此中奧妙的，不知他請教哪個來？」一日等逢貴他出，私問館童道：「你的家主每常把我寫的書文去請問何人？」館童笑道：「呂相公還不曉得，我家舜英小姐無書不讀，她的才學怕也不輸與呂相公哩。我主人只是請教自己妹子，更沒別人。」呂玉失驚道：「原來你家有這一位好小姐，可有姻事也未？」館童道：「還未有姻事。我聽得主人說，要在京中尋個門當戶對官宦人家與她聯姻。」呂玉聽罷，私忖道：「如何這一個蠢俗的哥哥，卻有這一個聰明的妹子？她既稱許我文字，便是我的知己了。我今弱冠未婚，或者姻緣倒在此處也未可知。」又轉一念道：「他要攀官宦人家，我是個寒素書生，一身飄泊，縱然小姐見賞，他哥哥是勢利之徒，怎肯攀我？」又一個念頭道：「只願我今秋鄉試得意，這頭姻事不愁不成。」卻又疑慮道：「倘我未鄉試之前，她先許了人家，如何是好？」

當下正在書館中左思右想，只見陸逢貴走將進來，手持一幅紙兒，遞與呂玉道：「先生請看這篇文字。」呂玉接來看時，第一行刻著道：「恭賀任節母陸老夫人五襄華誕乞言小序」，再看序文中間，都是些四六駢麗之語，大約稱述任節母才德雙全之意。呂玉看了一遍，對逢貴道：「這是一篇徵文引。是哪裡傳來的？」逢貴道：「這任節母陸氏，就是家姑娘。今有表弟任君芳寄到手札一封在此，先生請看。」言罷，袖中取出書來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自去歲別後，兄嫂暨表妹想俱康勝。茲者家慈壽期已近，蒙同學諸兄欲為弟廣徵瑤篇，表揚貞節。吾兄在都中，相知必多，乞轉求一二名作，以為光寵，幸甚。徵文引附到。弟今秋擬赴北雍，相見當不遠也。

表弟任禧頓首陸表兄大人

呂玉看畢，謂逢貴道：「任節母既係令姑娘，又有令表弟手札徵文，合該替他多方轉求。」逢貴道：「徵文一事不是我的熟路，他既秋間要來坐監，待他來時自去徵求罷。目下先要遣人送壽禮去作賀，敢煩大才做首壽詩附去何如？」呂玉應允，便取出花箋一幅，磨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寫下古風八句道：

樂安高節母，世系出河南。青松寒更茂，黃鵠苦能甘。

華胄風流久墜矣，遜、抗、機、雲、難再起。從茲天地鍾靈奇，不在男子在女子。

呂玉一頭寫，逢貴一頭在旁亂贊道：「莫說文章，只這幾個草字就妙極了。」等他寫完，便拿進內邊，請教妹子舜英道：「這詩可做得好？」舜英看了，笑道：「詩雖好，但略輕薄些。」逢貴細問其故，舜英道：「前四句是贊姑娘守節，後面所言遜、抗、機、雲，是四個姓陸的古人，都是有才有名的奇男子。他說四人已往之後，陸家更沒有恁般奇男子，秀氣都聚在女子身上去了。這等意思，豈非輕薄？」逢貴聽罷，不喜道：「這般說，是他嘲笑我了。」便轉身再到書房，對呂玉道：「先生此詩如何嘲笑小弟？」呂玉道：「怎麼是嘲笑？」逢貴便將妹子對他說的話依樣說了一遍，道：「這不是明明嘲笑？」呂玉道：「這猜想差了。小弟贊令姑娘是女中丈夫，不愧四古人之後，奇女子便算得奇男子，此正極致稱頌之意，並沒什嘲笑在裡邊。」逢貴見說，卻便不疑，暗想道：「他是個飽學秀才，我妹子雖則知文，到底是女兒家，或者解說差了也不可。遂轉口道：「是我一時錯認，先生休怪。明日將這詩箋並壽禮一同送去便是。」說罷，自去了。

呂玉暗暗喝采道：「好個解事的慧心小姐。我詩中之謎，又被她猜著了。此詩不但贊她姑娘，連小姐也贊在內。她曉得我贊她，自然歡喜。只不知她可曉得我還未婚聘否？」到得晚間，逢貴陪著呂玉夜膳，呂玉閒話問對逢貴道：「小弟今秋要給假兩三月，一來回籍鄉試，二來因姻事未定，要到家中定親。」逢貴道：「先生何不援了例，就在北京進場？」呂玉道：「小弟貧士，哪裡援得例起？」逢貴道：「既如此，先生到貴省鄉試後，可就入京，不消為姻事擔擱。但得秋闈高捷，還你京中自有好親事便了。」呂玉聽說，心中歡喜，笑道：「今秋尚能倖倖，定要相求作伐。」當晚吃過夜膳，各自安歇。次日，逢貴對舜英說道：「秋間呂瓊仙要假館幾月，他去後書柬無人代筆，須要妹子與我權時支應。」舜英道：「呂生為什麼要假館？」逢貴把呂玉昨夜所言與舜英聽了。舜英笑道：「我女兒家哪裡支應得來？到那時任表兄若來坐監，央他支應便了。」逢貴道：「我聽得姑娘說，任君芳的肚裡還到你來，這事一定要借重你。」舜英笑而不答，暗想道：「呂瓊仙原來未曾婚娶，找若嫁得這樣一個才子也不枉了。但他文才

雖妙，未知人物如何？」過了一日，呂玉與逢貴在堂中閒活，舜英乃於屏後潛身偷覷，見他丰姿俊朗，眉宇軒昂，端地翩翩可愛。正是：

以玉為名真似玉，將仙作字洵如仙。

自知兄長非劉表，卻羨郎君是仲宣。

不說舜英見了呂玉十分愛慕，且說呂玉歡羨舜英的敏慧，道是有才者畢竟有貌，時常虛空摹擬，思欲一見。一日，正值端陽佳節，逢貴設席舟中，請呂玉去看龍船。至晚席散，逢貴又被幾個同僚邀去吃酒了，呂玉獨步而回。不想舜英是日乘呂玉出外，竟到書館中翻閱他的書集，恰好呂玉自外闖將進來，舜英迴避不迭，剛剛打個照面。呂玉慌忙退了幾步，讓舜英出了書房，看她輕移蓮步，冉冉而進，臨進之時，又回眸斜眺，真個丰韻動人，光豔炫目。有詩為證：

已知道蘊才無對，更慕文君貌少雙。

撇下一天風韻去，才郎從此費思量。

呂玉見了舜英，不覺手舞足蹈，喜而欲狂，恨不得便與配合。這一夜千思萬想，通宵不寐。

次日起來梳洗方畢，館重來說主人在堂中請呂相公講話。呂玉走到堂中，逢貴迎著道：「有篇要緊壽文，敢求大筆。」呂玉道：「又是什麼壽文？」逢貴道：「內相汪公公五月十五日壽誕，小弟已備下許多壽禮，只少一篇壽文。今有個上好金箋壽軸在此，求先生做了文字，就寫一寫。」呂玉道：「可是太監汪直麼？這鬪狗竊弄威福，小弟平日最恨他。今斷不以此辱吾筆。」逢貴聽了，好生佛然。原來逢貴一向極其趨奉汪直，連這前程也是打通汪直關節得來的。今見呂玉罵他，如何不愠？當下默然了半晌，卻想道：「這狂生難道真個不肯做？待我還慢慢地央他。」到晚間，命酒對飲。飲得半酣，逢貴道：「今早所求壽文，原不勞先生出名，千乞不吝珠玉。」呂玉被他央免不過，又乘著酒興，便教童子取過筆硯，將壽軸展放桌上，醉筆淋漓，寫下一首絕句。道是：

淨身宜了此身緣，無復兒孫俗慮牽。

跨鶴不須誇指鹿，守雌盡可學神仙。

寫畢，後又大書「陸逢貴拜祝」，逢貴看了大喜。呂玉擲筆大笑，逢貴又勸了他幾杯，酪酊大醉，館童扶去書房中睡了。逢貴見軸上墨跡未乾，且不收卷，隨請妹子舜英出來，秉燭觀之。

舜英看了，笑道：「這首詩送不得去的。」逢貴道：「如何送不得去？你可解說與我聽。」舜英道：「總是呂生醉筆輕狂，不必解說。只依我言語，休送去罷了。」逢貴見說，心中疑惑。次早，令人持了軸子，親到一最相知的同僚解少文家裡。這解少文雖是武官，頗通文墨，當下逢貴把軸上的詩與他看，解少文一見了，搖頭咋舌道：「誰替你做這詩？你若把去送與汪公，不是求福，反取禍了。」逢貴驚問何故，解少文道：「這詩第一句笑他沒雞巴；第二句笑他沒後代；第三句是把趙高比他，那趙高是古時極惡的太監；第四句說他不是雄的，是雌的。這是何人所作，卻恁般利害？」逢貴大恨道：「這是我家西席呂瓊仙做的，不想那畜生這等侮弄我。」解少文道：「這樣人還要請他做西席，還不快打發他去！」逢貴恨了一口氣，別瞭解少文，趕將回來，逕到書館中，見了呂玉，把軸兒擲於地上，亂嚷道：「我請你做西席，有什麼虧你處？你卻下此毒手！」呂玉愕然驚訝。原來呂玉醉後揮毫，及至醒來，只依稀記得昨夜曾做什麼詩，卻不記得所做何詩，詩句是怎樣的了。今見逢貴發怒，拾起軸來看了，方才記起。乃道：「此我醉後戲筆，我初時原不肯做的，你再三強逼我去做，如何倒埋怨我？」逢貴嚷道：「若不是我去請教別人，險些兒把我前程性命都送了。你這樣人留你在此，有損無益，快請到別處去，休在這裡纏帳！」呂玉大怒道：「交絕不出惡聲，我與你是賓主，如何這般相待？我如閒雲野鶴，何天不可飛，只今日就去便了。」逢貴道：「你今日就去，我也不留。」呂玉道：「量你這不識字的蠢才，也難與我呂瓊仙做賓主。」逢貴聽了這話，十分忿怒，躁暴如雷，兩個大鬧了一場。呂玉立刻收拾了書箱行李，出門而去。正是：

醉後疏狂膽氣粗，只因傲骨自難磨。

酒逢知己千鐘少，話不投機半句多。

當下逢貴氣忿忿地走進內邊，埋怨妹子舜英道：「呂家畜生做這等無禮的詩，你却不明對我說，只葫蘆提過去，好生糊塗。」舜英道：「我原說是醉筆輕狂，送不得去的。」逢貴道：「哪裡是醉筆，這是他明明捉弄我。我方才趕他去時，他還口出狂言，我教這畜生不要慌！」舜英見說，低頭不語，暗付道：「我看呂生才貌雙美，正想要結百年姻眷，誰料今朝這般決撒。此段姻緣，再也休提了。」正是：

好事很多磨，才郎難再得。

賓主兩分顏，只為一汪直。

不說舜英思念呂玉，時時背著兄嫂暗自流淚。且說逢貴十分怨恨呂玉，想出一個毒計道：「我就把他這首詩到汪府中出首了，教汪公拿這廝來問他一個大罪，既出了我的氣，又討了汪公的好，卻不大妙。」算計已定，等賀過了汪直生辰之後，便把呂玉所寫的詩軸面獻汪直，細訴前情。汪直大怒，便要擒拿呂玉。卻想詩軸上沒有呂玉名字，且又不好因一首私詩輒便拿人，只牢記著他姓名，要別尋事端去奈何他。哪知呂玉自從出了逢貴之門，更不在京中擔擱，便即日歸四川去了。

光陰荏苒，看看過了八月場期，各直省都放過鄉榜，只有陝西因貢院被火焚燒，重新建造，改期十月中鄉試，其他各處試卷俱陸續解到禮部。呂玉已中了四川第二名鄉魁。舜英聞了此信，好生歡喜。料得乃兄最是勢利，今見呂生高捷，或者等他到京會試之時，賓主重講舊好，那時再要成就姻緣，便不難了。卻不料逢貴早把前詩出首，汪直正在那裡恨他。今見他中了舉人，便授旨於禮部尚書寧汝權，教他磨勘呂玉試卷。那寧汝權是汪直的心腹，奉了汪直之命，就上一本，說四川新中舉人呂玉第三場試策中多有譏訕朝政之語，殊為妄上，合行議處，其房考成都府推官文舉直並正副主考官俱難辭咎。汪直票旨呂玉革去舉人，著彼處有司火速提解來京究問，房考文舉直著革職，正副主考分別降級罰俸。旨下之日，逢貴欣欣得意，對舜英說知，拍手道：「今日才出得我這口氣。」舜英聽了，吃驚不小，想道：「我兄如何這般狠心？他罵汪直，也是他的氣骨；你附汪直，不是你的長策。一旦冰山失勢，不知後事如何，怎生把個有才的文人平白地坑陷了？」心中愁痛，寸腸如割。有一曲《啄木兒》單說舜英此時的心事：

心私痛，淚暗零，難將吳越譜秦晉。正相期蘿薦歡聯，恨無端賓主分爭。鹿鳴幸報秋風信，只道鸞交從此堪重訂。

又誰知頓起戈矛陷俊英。

卻說陸逢貴傾陷了呂玉，汪直喜歡他會獻媚，就升他做了四川指揮使。逢貴大喜，即日謝過了汪直，領了家小出京赴任，迤邐望四川進發。行個多日，路經陝西北界，時值陝西分防北路總兵尚士豪為克減軍糧，以致兵變，標下將校殺了總兵，結連土賊流民一齊作亂，咸陽一帶地方都被殺掠。這裡陸逢貴不知高低，同了妻子岳氏、妹子舜英並車仗人馬正到咸陽界口。逢貴乘馬先走，教家眷隨後慢慢而行，不提防亂兵衝殺過來，逢貴竟為亂兵所殺，從人各自逃命。舜英與岳氏見不是頭，慌忙棄了車仗，步行望山谷小路逃奔。岳氏又為流矢所中而死，單只剩舜英一人，也顧不得山路崎嶇，盡力爬到一個山岩之上，只聞四面喊聲漸近，又聽得賊人喊道：「不要放箭，看有少年女子，活捉將來。」舜英度不能免，不如先死，免至受辱。轉過嶺後，見一懸崖峭壁，下臨深潭，乃仰天歎道：「此我盡命之處矣」卻又想道：「以我之才貌，豈可死得冥冥無聞，待我留個蹤跡在此，也使後人知有陸舜英名字。」便咬破舌尖，將指蘸著鮮血去石壁上大書九字道：

陸氏女舜英於此投崖

寫罷，大哭了一場，望著那千尺深潭躡身一跳。正是：

玉折能離垢，蘭摧幸潔身。

投崖今日女，彷彿墮樓人。

看官你道舜英拼命投崖，這躡身一跳，便有一百條性命也不能再活了。誰知天下偏有稀奇作怪的事，舜英正跳之時，只見身邊忽起一道白光，狀如長虹，把舜英渾身裹住，耳邊但聞波濤風雨之聲，兩腳好像在空中行走一般。約有一盞茶時，白光漸漸收斂，舜英已腳踏實地。那白光收到衣帶之間，化成一物，看時，卻原來就是自幼懸佩的這個白玉鉤兒。舜英心中驚怪，抬頭定睛細看，卻見自己立在一個洞府門前，洞門匾額上題著「蛟神之府」四個大字。正看間，呀的一聲，洞門早開，走出一個白衣童子，見了舜英，說道：「恩人來了，我奉老母之命，特來相請。」說罷，引著舜英直入洞內。只見洞中奇花異草，怪石流泉，非復人間景致。中堂石榻之上，坐著一個白衣道姑，仔細看時，依稀像是昔年贈鉤的老嫗。那道姑起身笑道：「小姐還認得我麼？小兒曾蒙活命之恩，故我今日特來相救，以報大德。」舜英愕然，不解其故。道姑指著那白衣童子道：「小姐，你十年前池邊所放小白蛇，便是此兒，如何忘了？」舜英方才省悟。正是：

別有洞天非人世，似曾相識在何處？

回思昔日贈鉤時，始記當年池畔事。

當下舜英伏地再拜，道姑忙扶起道：「你且休拜，可隨我到洞後來。」舜英隨著道姑走至洞後，出了一頭小角門，來到一個去處，只見一週遭樹木寥雜，卻是一所茂林之內，隱隱聽得隔林有鐘磬之聲。道姑對舜英道：「我送你到此處，還你三日內便有親人相見。我這玉鉤仍放你處，另日卻當見還。」說罷，用手指著林外道：「那邊有人來了。」舜英轉顧間，早不見了道姑，連那洞府也不見了。舜英恍恍惚惚，想道：「莫非是夢裡麼？若不是夢，或者我身已死，魂魄在此遊蕩麼？」伸手去摸那玉鉤，卻果然原在衣帶上。正驚疑間，忽聞林外有人說話響，定睛看時，卻又見兩個道姑走進林子來，一見了舜英，相顧驚訝道：「好奇怪，果然有個女郎在此。」便問舜英是誰家宅眷，因何到此，舜英把上項事細細陳訴，兩個道姑十分歡詫。舜英問道：「這裡是什麼所在？」道姑道：「是白河縣地方。我兩個便是這裡瑤芝觀中出家的道姑。昨夜我兩人同夢一仙姑，好像白衣觀音模樣，說道：『明日有個女郎在觀後林子裡，你們可收留她在觀中暫住三日，後來當有好處。』因此今日特來林內尋看，不想果然遇見小娘子，應了這奇夢。」舜英聽了，也暗暗稱奇。兩個道姑引舜英入觀中，那觀中甚是幽雅，各房共有六七個道姑，都信仙姑脫夢的靈異，敬重舜英，不敢怠慢。

舜英在觀中住了兩日，到第三日，正在神前燒香拜禱，只見一個道姑來傳報道：「任家太太來進香，已在門首下轎了。」言未已，早見一個蒼頭齋著香燭，兩個女使隨著一個中年婦人走進觀來。舜英看那婦人，不是別人，卻是姑娘陸筠操，便叫道：「這不是我姑娘麼？」筠操見了舜英，大驚道：「這是我姪女舜英小姐，如何卻在這裡？」舜英抱著姑娘放聲大哭，筠操詢問來因，舜英把前事述了一遍。筠操聽罷，一悲一喜，悲的是姪兒、姪婦都已遇害，喜的是姪女得遇神仙，救了性命。當下對舜英道：「你表兄赴京援例，還是五月間起身的，不知為何至今沒有音耗？兩月前我差人到京探問，卻連那家人也不見回來。因此我放心不下，特來這觀裡燒香保佑，不想卻遇見了你。你今可隨我到家中去。」說罷，燒了香，謝了道姑，另喚轎子抬了舜英，一齊回家。自此舜英只在任家與姑娘同住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呂玉才中舉人，忽奉嚴旨革斥提問，該地方官不敢遲慢，登時起了批文，點差解役兩名，押解呂玉星夜赴京。不則一日，來到陝西咸陽地面，早聞路上行人紛紛傳說，前邊亂兵肆行殺掠，有個赴任的四川指揮陸逢貴一家兒都被殺了。呂玉聽說，想道：「逢貴被殺不打緊，不知舜英小姐如何下落了？」心下十分驚疑。兩個解役押著呂玉，且只顧望前行走，走不上二三十里，只見路上殺得屍橫遍野，呂玉心慌，對解役說道：「我們往小路走罷。」正說間，塵頭起處，一陣亂兵衝將過來，呂玉躲得快，將身鑽入眾死屍中，把死屍遮在身上，兩個解役躲避不及，都被殺死。呂玉等賊人去遠，方從死屍中爬出，卻待要走，只見死屍裡邊有個像秀才打扮的，面上被刀砍傷，胸前卻露出個紙角兒。呂玉抽出看時，卻是一角官文書，護封上有陝西提學道印信，外又有路引一紙，上寫道：

咸陽縣為懇給路引，以便歸程事：據白河縣生員任蒨稟稱前事，為此合行給付路引，聽歸原籍，所過關津客店，驗引安放，不得阻遏。須至引者。

原來那任蒨自從五月間領了提學道批行的納監文書起身赴京，只因路上冒了暑氣，生起病來，挨到咸陽縣中，尋下寓所，臥病了兩個多月，始得痊可，把入京援例鄉試的事都錯過了。卻聞陝西貢院被燒，場期已改在十月中，他想要仍回本省鄉試，正待行動，不意跟隨的兩個家人也都病起來，又延挨了兩月有餘。

這年是閏八月，此時已是九月中旬，任蒨急欲回去料理考事，卻又聞前途亂兵猖獗，官府防有奸細，凡往來行人都要盤詰，他便在咸陽縣中討了一紙路引，出城而行。行不多路，早遇了亂兵，主僕都被殺害。卻不料呂玉恰好在他身邊拾了文書路引，想道：「這任蒨不就是陸逢貴家親戚麼？如何被殺在此？」當下心生一計，把文書路引藏在自己身邊，脫那任蒨的衣巾來穿戴了，把自己囚服卻穿在任蒨身上，那兩個殺死的解役身邊自有批文，呂玉卻拖他的屍首與任蒨屍首一處臥著。安置停當，放開腳步，回身望山谷小路而走。爬過了一個峰頭，恰好走到陸舜英投崖之處，見了石壁上這九個血字，十分驚痛，望著深潭，歎歎流涕。正是：

石壁題痕在，香魂何處尋？

臨風腸欲斷，血淚滿衣襟。

呂玉在崖邊哭了半日，然後再走，走到個山僻去處，取出那角文書拆開看了，方知是任蒨納監的文書，想：「因路上阻隔，不曾入京，仍回原籍。我今且冒了他名色，躲過盤詰，逃脫性命，再作區處。」計較已定，打從小路竟望興乎、武功一路逃奔。

且說這些亂兵猖獗了一番，卻被陝西巡撫晉名賢親提重師前來盡行剿滅，其餘烏合之眾四散奔竄。晉撫公將賊兵所過地方殺死官民人等俱各查點屍首，隨路埋葬。查得新任四川指揮陸逢貴並解京欽犯呂玉及解役二名都被殺死，有箭符與批文為據，隨即具疏申奏去了。一面班師，一面行文附近地方，嚴緝姦宄，倘有面生可疑之人，擒解軍前審究。此時呂玉正逃到興平縣界，投宿客店，店主人查驗路引是白河縣人，聽他語音卻不像那邊人聲口，疑是奸細，即行拿住。恰值晉撫公經過本處，便解送軍門。呂玉見了晉撫公，把路引文書呈上，晉撫公看了，問道：「你既往北京納監，如何倒走回來？」呂玉道：「正為路上有警，故此走回。」晉撫公道：「你既是陝西白河縣人，如何語音有異？」呂玉道：「只因出外遊學已久，故此鄉語稍異。」晉撫公道：「若果係秀才，不是奸人，待我出題試你一試。」便命左右給與紙筆，出下三個題目，呂玉手不停揮，三義一時俱就。晉撫公看了，大加稱賞道：「你有這等文學，自然高捷，既不能入京援例入場，現今本省貢院被燒，場期改於十月中，本院如今就送你去省中鄉試便了。」呂玉本要躲過了盤詰，自去藏身避難，不想撫公好意，偏要送他進場，不敢違命，只得頓首稱謝。晉撫公隨即起了文書，給發盤費，差人送至省中應試。呂玉三場既畢，揭曉之日，任蒨名字又高高地中在第三名。呂玉恐本處同年認得他不是任蒨，不敢去赴鹿鳴宴，只推有病，躲在寓中。

凡有同年來拜的，俱不接見。連房師、座師也直待他臨起身時，各同年都候送過了，然後假裝病態，用暖轎抬到舟中一見，見過仍即回寓，閉門托病。正是：

冒名冒籍，出頭不得。

人愁落第，我苦中式。

話分兩頭。且說報錄的拿了鄉試錄，竟到白河縣任家報喜。

任母陸筠操聞兒子中了，好不喜歡。卻又想道：「他已援北例，如何倒中在本省？此必因路上遇亂，故仍回省中鄉試。他今既中了，少不得即日回來省親。」過了幾日，卻不見音耗。任母心中疑慮，即差老蒼頭到省去接他。此時呂玉已離了舊寓，另賃下一所空房居住，就本處收了兩個家僮伏侍，吩咐他：「凡有客來，只說有病，不能接待；就是我家裡有人來，也先稟知我，方放他進

來相見。」那任家老蒼頭來到省中，要見主人。兩個家僮便先到裡面稟知，呂玉慌忙臥倒牀上，以被蒙首，蒼頭走到榻前問候，呂玉只在被中作呻吟之聲，更沒話說。蒼頭心慌，出來詢問家僮道：「相公為何患病？一向跟隨相公的兩個家人如何不見？」家僮道：「相公正因病中沒人伏侍，收用我們，並不見有什家人跟隨。但聞相公路遇亂兵，隻身逃難，虧得巡撫老爺送來進場的。那跟隨的家人莫不路上失散了？」蒼頭聽罷，認道主人途中受了驚恐，所以患病，便星夜趕回家裡，報知老安人。

任母聽了，甚是驚憂。即日吩咐姪女陸舜英看管家中，自己帶了兩個女使、一個老蒼頭，買舟親到省中看視任菴。那呂玉聞任母到了，教家僮出來傳說相公病重，厭聞人聲，女使、蒼頭都不要進房門，只請老安人一個到榻前說話。當下任母進得房門，呂玉在牀上滾將下來，跪伏於地，叫聲：「母親，孩兒拜見。」任母道：「我兒病體，不消拜跪。」一頭說，一頭便去扶他。

呂玉抬起頭來，任母定睛一看，驚道：「你不是我孩兒！」呂玉忙搖手，低叫道：「母親禁聲，容孩兒細稟。」任母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呂玉道：「孩兒其實不是令郎，是四川秀才，因路上失了本身路引，特借令郎的路引到此中式。今乞母親確認我做孩兒，切莫說明是假的，使孩兒有冒名冒籍之罪。」任母道：「你借了我兒的路引，如今我兒卻在哪裡？」呂玉道：「母親休要吃驚，孩兒方敢說。」任母道：「你快說來。」呂玉道：「令郎已被賊兵所害，這路引我在死屍身上取的。」任母聽了，大叫一聲，轟然倒地。呂玉慌忙扶她到牀上睡了。過了半晌，然後哽哽咽咽哭將轉來。呂玉再三勸解，又喚家僮進來吩咐道：「老安人因路途勞頓，要安息一回。傳諭家人女使們只在外邊伺候，不得進房驚動。」吩咐畢，閉上房門，伏於牀前，慇懃侍奉。任母連連發昏了幾次，呂玉只顧用好言寬慰。到夜來，衣不解帶，小心伏侍。任母見他這般光景，歎口氣道：「我兒子沒命死了，也難得你如此孝敬。」呂玉道：「令郎既不幸而死，死者不可復生。孩兒願代令郎之職，奉養老親，願母親善自寬解，以終餘年。」任母聽罷，沉吟了一回，對呂玉說道：「我認你為子，到底是假骨肉，不若贅你為婿，方是真瓜葛。我今把個女兒配你，你意下如何？」呂玉道：「孩兒既冒姓了任，怎好兄妹為夫婦？」任母道：「這不妨，我女原不姓任，是內姪女陸氏嗣來的。」呂玉道：「既如此，母親把內姪女竟認做媳婦，不要認做女兒；把我原認做孩兒，切莫說是女婿便了。」任母道：「究竟你的真名姓叫什麼？」呂玉暗想道：「我的真名性，豈可便說出？還把個假的權應她罷。」便將「呂玉」二字倒轉說道：「我姓王名回，乞母親吩咐家人，切莫走漏消息。」原來任家有幾個家人，兩個隨著任菴出去殺落了，後來又差兩個去路上迎候主人，都不見回來，今只剩個老蒼頭，任母喚來細細吩咐了一番。

過了一日，任母要同呂玉回到白河縣家中與姪女陸舜英成親，呂玉恐怕到那裡被人認出假任菴，弄出事來，乃懇求任母接取小姐到省中寓所完婚，任母允諾。選下吉日，差人回家迎娶舜英小姐。

舜英聞說姑娘要把她配與表兄任菴，私自嗟歎道：「真個勢利起于家庭，姑娘向以任表兄才貌不如我，不堪為配，今日見他中了舉人，便要擇日成婚。我今在他家裡度日，怎好違他？只可惜呂瓊仙這段姻緣竟成畫餅了。」當下自嗟自歎了一回，只得收拾起身。不則一日，來至省中寓所。任母與她說明就裡，方知所配不是任菴，卻是王回。到得結親之夜，兩個在花燭下互相窺覷，各各驚訝。呂玉見了新人，想道：「如何酷似陸舜英小姐？我前在山崖上親見她所題血字，已經投崖死了，如何這裡又有個陸舜英？」又想到：「任母原是陸氏，她的內姪女或者就是舜英的姊妹，故此面龐廝像也不可知道。」又想到：「便是姊妹們面龐廝像，也難道廝像得一些兒不差？」這邊舜英看了新郎，也想到：「這明明是呂玉，如何說是王回？據他說是四川人，難道偏是同鄉又同貌？」二人做過花燭，入幃就寢。呂玉忍耐不住，竟問道：「娘子你可是陸舜英小姐麼？」舜英也接問道：「官人你可是呂瓊仙麼？」呂玉見她說破，忙遮掩道：「我是王回，並不是什麼呂瓊仙。」舜英道：「你休瞞我，你若不是呂瓊仙，如何認得我是陸舜英？」呂玉料瞞不過，只得把實情說了。因問道：「據我路上所見，只道小姐投崖自盡了，不想依然無恙，莫非那投崖的又別是一個陸舜英麼？」舜英笑道：「投崖自盡的也是我，依然無恙的也是我。」便也把前情細細訴說了一遍。兩個大家歡喜無限，解衣脫帶，摟入被窩，說不盡這一夜的恩情美滿。正是：

春由天降，笑逐顏開。前從背地相思，各懷種種；今把離愁共訴，說與般般。前於書館睹芳容，恨不一口水吞將肚裡去；今向繡幃假粉面，且喜四條眉鬥合枕邊來。前就詩謎中論短論長，唯卿識我的長短；今在被窩裡測深測淺，唯我知伊的淺深。前見白衣兒洞府歡迎，今被赤帝子核心直搗。前日丹流鶯舌，染絳文於山間；今宵浪滾桃花，落紅雨於席上。前日姻傳玉鏡，誰道溫家不是溫郎；今宵唇吐丁香，卻於呂生湊成「呂」字。何幸一朝逢舊識，幾忘兩下是新入。

此時任母身子稍安，舜英夫婦定省無缺。呂玉叮囑舜英：「在姑娘面前切莫說出我真名字。」舜英道：「你這等藏頭露尾，如何遮掩得了？」呂玉道：「汪直惡貫滿盈，自當天敗，我且權躲片時，少不得有出頭日子。」舜英自此依他言語，更不說破。

過不多幾日，早有送報人送京報來。時呂玉正在房中晝寢，舜英先取來看時，見上面寫道：

十三道御史合疏題為逆黨謀為不軌等事：奉聖旨汪直著拿送法司從重治罪。

禮科一本，乞贈直言之士，以作敢諫之風事：奉聖旨據奏四川舉人呂玉，試策切中時弊，不幸為小人中傷，被逮道死，殊為可憫。著追復舉人，贈翰林院待詔。其主考、房考官各官，著照原官加級起用。寧汝權革職拿問。

吏部一本，推升官員事：原任成都府推官文舉直擬陞陝西道監察御史。奉聖旨文舉直著即巡按陝西，寫敕與他。

舜英看了，慌忙喚醒呂玉，遞與他看。呂玉以手加額道：「謝天地，今日是我出頭的日子了。且喜文老師就做了這裡代巡，我的事少不得要他周全。今不要等他入境，待我先迎候上去。」便教家僮僱下船隻，連夜起身前往。到得前途，迎著了按院座船。呂玉乃先將陝西新科中式舉人任菴的名揭投進，文按君教請相見。

呂玉走過官船參謁，文按君一見大驚，連叫：「奇怪，奇怪！莫不我見了鬼麼？」呂玉道：「舉人是人，如何是鬼？」文按君道：「尊容與敝門生呂玉毫釐無二，所以吃驚。」呂玉道：「乞屏左右，有言告稟。」文按君便喝退從人，引呂玉進後艙。呂玉才向袖中取出門生的名揭呈上，說道：「門生其實是呂玉，不是任菴。」文按君驚問道：「都傳賢賢已死，如何得活？」呂玉把前事細細呈告。文按君大喜道：「本院便當替你題疏。」呂玉道：「求老師隱起門生冒名冒籍、重複中式一節，門生一向托病不出，如今只說任菴近日身故，呂玉贅在任家為婿便了。」文按君點頭應允。

呂玉拜別了文按君回家，仍舊閉門靜坐，等候好音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已是十二月中旬。忽一日，聽得門前喧鬧，擁進一簇報人，貼起喜單，單上大書道：

捷報貴府老爺呂：前蒙聖旨追復舉人，贈翰林院待詔。今復蒙聖旨召赴京師會試。

呂玉聞報，親自出來打發了報人去後，入見任母。任母問道：「你是王回，如何報單上卻又是什麼老爺呂？」呂玉至此方把實情說明，任母才曉得他是呂玉，不是王回。當下呂玉對任母道：「岳母如今休認我做孩兒，原認我做女婿罷。一向為小婿之故，使岳母未得盡母子之情，我今當為任兄治喪開弔，然後去會試。」任母含淚稱謝。呂玉便教合家掛了孝，堂中設棺一口，將任菴衣冠安放棺內，懸了孝幕，掛起銘旌，旌上寫道：「故孝廉君芳任公之柩」，門前掛上一面喪牌，牌上說道：「不幸內兄孝廉任公君芳於某月某日以疾卒於正寢」，後書道「護喪呂玉拜告。」這一治喪，遠近傳說開去，都說任舉人一向患病，今日果然死了，妹夫呂玉在那裡替他開喪。於是本處同年俱來作奠，按院亦遣官來弔，一時喪事甚是整齊。正是：

謊中調謊，虛裡駕虛。東事出西頭，張冠換李戴。任家只有一個兒子，忽然弄出兩個兒子來；呂生中了兩個舉人，隱然分卻一個舉人去。姑借姪為假媳，姪又借姑為乾娘，兩下俱為借名；呂冒任之秀才，任又冒呂之鄉榜，一般都是冒頂。呂經魁一封贈詔，本謂錫於死後，不料錫於生前；任春元半幅銘旌，只道中在生前，誰知中在死後。假王回納婦成親，適為真呂玉入贅張本；活瓊仙閉門托病，巧作死君芳設幕緣由。這場幻事信稀聞，此種奇情真不測。

呂玉治喪既畢，兼程進京，赴過會試。放榜之日，中了第五名會魁，殿試狀元及第，除授翰林院修撰。上疏乞假回籍葬親，朝廷准奏。呂玉便同舜英到四川拜了祖塋，葬了父母，然後回到陝西白河縣，卻於瑤芝觀裡又設兩上空棺，掛一對銘旌，一書「故指

揮使逢使陸公之柩」，一書「故指揮陸公元配岳孺人之柩」，也替他設幕治喪。正是：

人雖修怨於我，我當以德報之。

總看夫人面上，推愛亦其所宜。

呂玉一面治喪，一面就在觀中追薦父母，並任、陸兩家三位靈魂。道場完滿之日，任母與舜英都到觀中燒香禮佛。只見觀門外走進一個白衣道姑，攜著一個白衣童子來到庭前，見了舜英，笑道：「小姐今日該還我玉鉤了。」舜英看時，認得是前日救她的仙姑。未及回言，早見自己身邊飛出一道白光，化作白雲一片，那道姑攜著重子跨上白雲，冉冉騰空而起。一時觀裡觀外的人，俱仰頭觀看。舜英忙排香案，同呂玉、任母望空禮拜，約有半個時辰，方才漸漸不見。舜英伸手去摸那玉鉤時，已不在身邊了。正是：

仙駕來時玉佩歸，瑤芝觀裡白雲圍。

驚看天上蛟龍變，正值人間鸞鳳飛。

呂玉喚高手匠人塑仙姑、仙童神像於觀中，給香火錢與本觀道姑，教她朝夕供養。舜英又喚過昔日在林子裡遇見的兩個道姑，多給銀錢，酬其相留之德。呂玉把三個空柩都安厝了，然後回家小進京赴任。後來舜英生三子，將次子姓了任，第三子姓了陸，接待兩家香火。呂玉官至文華殿太學士，舜英封一品夫人。呂玉又替任母題請表揚貞節，此是後話。

看官聽說，隋侯之珠，楊香之環，相傳以為靈異，豈若蛟神白玉鉤更自稀奇。至於佳人死難，賢士捐生，不知費了弔古者多少眼淚。今觀陸小姐絕處逢生，呂狀元死中得活，安得不鼓掌大笑，掀髯稱快。

〔回末總評〕

蛇為仙，玉化靈，奇矣。然神仙之幻不奇，人事之幻乃奇。托任是假，姓王亦是假；認兒是假，呼婿亦是假，是一假再假也。任舊本有，王回卻無，是兩假之中，又有一真一假也。假子難為子，姪婿可為婿，是同假之中，又有半假半真也。至於任之死是真，若死在中式之後，則死亦是假；呂之病是假，乃病在治喪之前，則病又疑真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總非人意想之所到。